

悼良師

志常

八月初，從天津回來，差不多兩個星期，沒有亞 Ben 的消息，心裡掛念，早上起來，遂搵了個電話到美國德薩斯州的 Austin，接電話的是亞 Ben 的兒子 Fred，說：「爸爸今早九時離開我們，回到天家了！」

打從得知他兩個兒子趕往上海，辦妥種種安排接他兩老回美國照料，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，到了真正天人永隔的時刻，還是百感交集。回憶這一生與亞 Ben 相遇的緣與份，喚一句：「悼良師」，相信是給他最好致敬的方式。

七零年代，第一次上亞 Ben「人際關係」的工作坊，課程完結後，一眾同學在尖沙咀一間餐室晚飯，三個多小時的聚會，都是全情投入罵亞 Ben 的教學方式，我不發一言靜靜的聆聽，心想：他真的厲害，居然可以令到所有學生都有強烈的反應。二十年後，其中一位學生已經在香港的社會工作界頗有名位，向我打聽亞 Ben 回港的消息，好向他致謝當年的教誨。

八零年代，我還在商界打滾，和一間速遞公司相熟，能有機會免費乘搭航班前往美國，探望已經移民三藩市的亞 Ben，住在他家裡聆聽教益，讓我能滾滾紅塵中保著幾分清醒。

九零年代，兩位摯親的離世，給我很大的衝擊，做了一個為我來說很重要的決定：離開商界，創立伉儷同行協進會，轉戰「保健婚姻」的領域。在這個由混亂、掙扎、反思生命意義到決定的過程，亞 Ben 在遙遠的地域，通過電郵的聯繫與支持，對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。

中間還有一段插曲，在我辭去商界工作後，去澳洲參加女兒的大學畢業禮，途經星加坡。亞 Ben 當時在那裡的神學院任教，我便順道探訪他；剛巧有一遠東區域的公司徵聘行政管理的崗位，我忍不住又躍躍欲試，答應了在星加坡總公司的接見。去見工前，亞 Ben 親自替我打上領帶，講解當地的習俗，教訓我如要去見工，就要全力以赴。雖然後來我還是選擇了為婚姻服務的路向，

但這個教導我銘記於心。

帶著商界的經驗，轉到愛心爆棚的服務行業，也帶著一份壯年積累的驕矜，心理關口上經歷了極其艱難的歲月。有一天，收到亞 Ben 的電郵，他說：「從文字的交談中，我感到你極需要幫助，你可找我在港的學生。」結果，我買了一張機票，住進了他當時在美國聖荷西的居所兩個星期，每天早午晚三次的輔導傾談，接觸我的童年創傷、清洗內在的污垢、安撫內心小孩，產生治療作用，讓我重新得力，更接近上主。



亞 Ben 對每期《加油站》的閱讀，毫不遺漏，故對伉儷會的活動與發展很是清楚，也很關顧。他不但在遠方觀察，有機會還親自參與，那年我們舉辦婚慶旅行，他和師母就從美國回港隨團和我們前往黃山旅行。

年事已高，亞 Ben 兩老決定落葉歸根，回上海定居。那年我們到上海探望他，George 和彩鳳相約他兩老到杭州遊玩，力邀之下，他答應來港為伉儷會主持兩個工作坊。

記得有一次，在上海為我們錄影一段講話，談「退休生活」，讓我們在「品茶共話」中播放分享，更上載於本會網站。

知道我們幾對夫婦應邀前往紐西蘭主持培訓工作坊，也特地回港參與同行，前往奧克蘭，協助工作坊的進行和主持講課。後來在紐西蘭南島旅行時遇到一位導遊，給我們很大的挑戰，他便答應回到上海後為我們幾位主持了一個工作坊，讓我們淨化經驗，回復平安與喜樂的心境。

香港政府仿效澳門派錢，他回港登記開設銀行戶口，將收到金額存入銀行後，不一會便捐一部份給伉儷會，以表支持。直至離世前，還做好安排，讓他的兒子，繼續執行他對伉儷會的資助。人生得一領航導師，除了無憾，還得感恩！這實在是天主賞賜的恩寵！